



晓奕

我从小在老旧的筒子楼里长大，楼道昏暗，邻里间炒菜的油烟味混杂在一起。爸妈都是普通工人，挣的钱勉强够一家人的吃喝。小时候，别说课外书，家里连字典都没有，对我而言，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书，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学校组织读书分享会，同学们都拿着花花绿绿的课外书，我却只能干瞪眼。同桌看我可怜，借给我一本《小王子》。我一翻开，就被那个充满奇思妙想的世界迷住了。从那以后，我对书的渴望愈发强烈。

上高中后，学校有了图书馆，那简直成了我的天堂。每天放学后，我总是第一个冲进图书馆，挑选那些心仪已久的书籍。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沉浸在文学、历史、科普等各类书籍构建的世界里，尽情汲取知识的养分。图书馆里安静的氛围，淡淡的书香，都让我无比沉醉。有时为了能多读些书，我甚至会错过饭点，肚子咕咕叫也毫不在意。

一次偶然的机缘，我借到一本记者的自传，书中详细记录了他深入偏远山区，报道贫困儿童艰苦求学的经历，那些真实的故事和照片，让我深受触动。原来记者可以凭借手中的笔和镜头，将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公之于众，引发社会关注，给困境中的人们带去希望。看到这些，我心想：以后要当个记者，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把那些精彩的事儿讲给更多人听。这想法一扎根，我开始拼命努力。

为了练文笔，我每天早起半小时写日记，把身边的人和事儿都记下来。晚上做完作业，就抱着作文书研究人家怎么写；家里没钱给我报补习班，碰到不会的题我就去问老师、问同学。

后来，我如愿考上了新闻专业。大学四年，我泡在图书馆，参加各种实践活动，不断提升自己。毕业后，我成了一名记者，跟着团队跑遍了大江南北，采访了形形色色的人。每当我坐在电脑前，把那些真实的故事写成报道，就觉得小时候那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真的实现了。

现在想想，要是没有当初那本《小王子》，没有那些在书里“泡”着的日子，也许我永远也走不出那座筒子楼。

春光作伴好读书

辛恒卫

春天，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对我而言，也是一个最佳的阅读季节。当许多人忙碌于春天的迎来送往，或者沉醉于春天的踏青游玩时，我则喜欢在小花园中的蘑菇亭下，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品尝着一杯芬芳的清茶，开始我一年中最充实的读书生活。

我从10岁开始就喜欢上了读书，如今，已50多个春秋，对于读书还真有点体验。

还记得第一次与书邂逅，便是春天。在家乡镇安县程家川安岭小学那会儿，班里组织去一个叫三里峡的小公园春游，语文老师提前给大家布置家庭作业，要我们游览时仔细观察，回头写一篇作文。这下可难倒了语言匮乏的自己，我坐在书桌前咬了半天笔头，勉强凑出了几句话便匆匆交差。

后来语文老师吴老师在课堂上念了同学的作文，那一段段优美的文字，让我自愧不如。还选中的作文都会张贴在教室的黑板报上，我也特别希望能像他们一样。父亲知道后，带我去书店买来很多书，告诉我读完就能写出好文章，于是我憋着一股劲天天啃着书上的内容。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的《春日》让我发现，原来古人也喜欢在天晴的日子出门踏青，寻觅春暖花开时焕然一新的美景。当读到杜甫《春夜喜雨》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又让我感受到夜里的春雨随风飘散，用它那小到近乎听不见的声音，悄悄孕育着万物。

随着读书越来越多，我愿将自己的作文贴上了黑板报，而阅读也早已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教会我正视生活中的一切苦难，珍惜拥有，活在当下；《骆驼祥子》的主人公祥子则用自己的人生悲剧警示我：人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坚守住初心，才不会误入歧途。

遭遇挫折时，诗人汪国真的名言“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激励自己重新振作；面对不公时，我又会用“如果生活不够慷慨，我们也不必回报吝啬”提醒自己学会放下。

如果说春天是播种的季节，那么在这样的日子里打开书本，洒下阅读的种子，一张一页皆是耕耘，静待生根、发芽，最终结成知识的硕果。

午后阳光正好，一壶清茶，一本书，我也开启了新春播种的时光。

《家住产河边》阅读分享会举办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志勇)陕西省职工工作协主席周养俊散文集《家住产河边》自出版以来受到读者纷纷好评。3月29日，西安市“诗村书屋”举行《家住产河边》阅读分享会，著名诗人、文化学者商子秦，中国冶金作协常务副主席、陕西省能源化工作协主席李永刚，陕西省作协副主席严天池等省内外文化学者、作家、评论家30余人参加。

与会人员围绕各自的阅读体会展开深入交流，从写作内容、语言风格、艺术特点、时代价值等方面给予了该部作品充分肯定。大家一致认为，《家住产河边》不仅是作者献给故乡的一部传记，更是对关中平原乡土文明的深情礼赞，而它的价值在于以文学的方式，保存了转型期中国一方的精神地质层。当产河水裹挟着历史残片流向未知的远方，作品中的那些人事物，终将成为解码当代中国城乡裂变的一个文化密码。

周养俊迄今已出版各种文学作品27部，曾获中国当代散文奖、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三届柳青文学奖、陕西省五一文艺奖、陕西省职工文化艺术突出贡献奖等多个奖项。《家住产河边》的出版，不仅是周养俊创作生涯的又一里程碑，也为当代散文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洗净铅华 吹去浮云

——诗集《孤旅》自序

张斌峰

近年来，浏览网络时，经常看到一些知名诗人的诗歌和一些大赛中的获奖诗歌受到批评，有的甚至被批得体无完肤。为了不无端地卷入这些纷争，在这里我就不具体指出，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些知名诗人和名诗穿着皇帝的新衣，在一片叫好声中(大抵限于“圈内”)，一旦有无畏者(大抵是“圈外人”)表达出自己真实所见，往往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响应者大抵也是“圈外人”，“圈内人”甚至当事诗人大抵会选择沉默。

在这里，我想说一个其实本不需要探讨的话题——为什么写诗？或者把范围再扩大一些，为什么要进行文学创作？包括写诗在内的文学创作，最根本的目的是向公众推出作品。如果作品公众都不能读懂，那么创作还有什么意义？

也许，有些诗人或者作家会说“我是为自己创作”，既然如此，就不要把作品拿出来甚至发表，占用文学刊物等公共资源。文学刊物的编辑者在选择作品时，应把读者放在心上，而不是口号中，应从公众的角度衡量，而不是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在自娱自乐中陶醉甚至傲慢。

文学作品是对事件、思想、感情的记录，必须言之有物，这物必须能引起关注或共鸣。切忌为了写诗而写诗，让诗歌沦为空洞、低俗、卖弄、造作的浮华。

熟悉的词组成句子，就不知所云了。或者是句子和整首诗的表面意思读懂了，却不知道这首诗表达什么思想。我渐渐惶惑。自己从小爱好文学，大学又读的文学创作专业，却连新诗都读不懂。在对一些新诗的阅读中，我甚至开始怀疑自我。

所幸的是，还有许多诗人的作品我能读懂，包括古时的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李商隐、苏轼，近现代的冰心、徐志摩、艾青、余光中，国外的雪莱、普希金、歌德、莎士比亚。我不敢妄言对这些诗人的作品懂得有多深，起码肤浅地知道他们在表达什么，并能产生情感共鸣。这，又使我没有完全失去“诗歌自信”。

在我的印象里，现在的诗坛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似乎知名的诗人很多，但知名的作品极少。有这种印象，或许是因为自己远离诗歌、诗坛很久，属于“圈外人”，不了解“圈内”的情形。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人对诗有着特殊的情怀，这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物质再发达，人们的精神需求总是存在的，而诗歌是最简短、最易于抒情的文学形式。无论在正规的场合，还是私人聚会中，我经常听到有人读诗甚至唱诗。也许因为他们大多是和我一样的“圈外人”，所读所唱的基本都是古典诗词，近代诗极少，现代诗几近于零。

这些年，浏览网络时，经常看到一些知名诗人的诗歌和一些大赛中的获奖诗歌受到批评，有的甚至被批得体无完肤。为了不无端地卷入这些纷争，在这里我就不具体指出，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些知名诗人和名诗穿着皇帝的新衣，在一片叫好声中(大抵限于“圈内”)，一旦有无畏者(大抵是“圈外人”)表达出自己真实所见，往往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响应者大抵也是“圈外人”，“圈内人”甚至当事诗人大抵会选择沉默。

在这里，我想说一个其实本不需要探讨的话题——为什么写诗？或者把范围再扩大一些，为什么要进行文学创作？包括写诗在内的文学创作，最根本的目的是向公众推出作品。如果作品公众都不能读懂，那么创作还有什么意义？

也许，有些诗人或者作家会说“我是为自己创作”，既然如此，就不要把作品拿出来甚至发表，占用文学刊物等公共资源。文学刊物的编辑者在选择作品时，应把读者放在心上，而不是口号中，应从公众的角度衡量，而不是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在自娱自乐中陶醉甚至傲慢。

文学作品是对事件、思想、感情的记录，必须言之有物，这物必须能引起关注或共鸣。切忌为了写诗而写诗，让诗歌沦为空洞、低俗、卖弄、造作的浮华。

反思社会伤痛 洞察人性幽微

——评刘遥乐长篇小说《噩梦出口》

赵佳琪

地掉进了作者精心设计的“圈套”。多层反转的情节设计，不仅增加了作品叙事的紧张感与可读性，还充分彰显了作品中推理逻辑的缜密和贴合自然。

小说将“噩梦”选为作品的题眼，刻画了一系列被噩梦笼罩的悲剧。悬壶济世的精神科主任魏玲因为突如其来的抢劫殒命，而她在自己生命的尽头还在试图规劝少年迷途知返。一场血案引发的连锁反应使许多本来祥和和幸福的人生被摧毁，让人唏嘘感叹。

“噩梦”沉痛，作家刘遥乐有意探讨其背后的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家庭教育以及司法预防等诸多沉重问题。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爱的淡漠与匮乏给孩子留下的心理创伤，甚至使孩子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举止走向情绪化与极端化；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完善、普及也有待提升，这使法治文明推进的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阵痛。在被“噩梦”笼罩时，作品中无论是为母复仇的孟玥，还是为子报仇的陈义红，皆被仇恨与愤怒捆绑，在法律面前选择了一己报私，害人害己终害恶果。这不能不引人深思，当情与法之间产生冲突，罪与罚之间发生分歧，我们该如何选择？作家刘遥乐注重推理逻辑严密、“完美”的同时，尤其

突出了对犯罪动机的探究，强化了作品的叙事张力与思想深度。

“噩梦”终究只是梦，而梦的出口处是阳光普照，是新生与安宁。故事的结尾，真凶孟玥受到了法律制裁，而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亦随着社会认识的深化而调整，作品在文学与现实社会中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在作品中得以具象化呈现。无论任何时候，只有坚守法律与道德的底线，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人生，才有可能驱散阴霾，实现真正意义的自我救赎。

作家刘遥乐将文学作品与社会热点事件结合，用冷静客观的语言与缜密精巧的逻辑叙事，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专注于对社会问题与复杂人性的思考。将现实中残酷的问题，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每个人物都能在现实中找出那个对应的身影。

社会新闻不再是一眼而过，不再是冰冷的受害人与加害者，而是你我心中的每一个疑问，每一次思考，即便永远无法做出完美解答。刘遥乐在重视作品审美属性的同时兼顾社会责任与人文情怀，将作品打造成了一面反映时代与社会现实的多棱镜，最终折射出温暖的人性光芒。

责任年龄，最后以矫治教育作为惩治而结案。专案组通过死者吴昭的过往经历以及尸体状态，做出动机推测，并首先锁定犯罪嫌疑人孟玥，即当年劫杀案中死者的女儿。看似即将真相大白，警方却发现孟玥有着近乎“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且雇凶杀人的推测也在调查中被逐步推翻。案情愈发扑朔迷离，悲剧却并未停止。吴昭的母亲陈义红在得知儿子死讯后悲痛欲绝，顺着她的逻辑，在冲动与绝望中选择了持刀报复。当菜刀砍进孟玥的胸腔时，陈义红也被及时赶到的特警击中，最终不治身亡。正当侦破似乎陷入死局时，案情迎来了再次反转。孟玥受伤之后出国的计划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通过步态监测发现此时赶往机场的孟玥竟与案发现场的嫌疑人步态吻合，而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孟玥可能正是其雇凶的替身。

原来孟玥曾休学两年，在这期间寻找一名与自己样貌身材相当接近的女性，经过微调和训练后代替自己回归现实生活，同时利用公众的思维惯性，引导人们将重返社会后的“孟玥”的怪异默认为重大创伤后的应激改变，至此，小说的推理逻辑终于形成闭环。孟玥用这种“颠覆前提”的方式欺骗了警方，读者也沉浸式

地掉进了作者精心设计的“圈套”。多层反转的情节设计，不仅增加了作品叙事的紧张感与可读性，还充分彰显了作品中推理逻辑的缜密和贴合自然。

小说将“噩梦”选为作品的题眼，刻画了一系列被噩梦笼罩的悲剧。悬壶济世的精神科主任魏玲因为突如其来的抢劫殒命，而她在自己生命的尽头还在试图规劝少年迷途知返。一场血案引发的连锁反应使许多本来祥和和幸福的人生被摧毁，让人唏嘘感叹。

“噩梦”沉痛，作家刘遥乐有意探讨其背后的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家庭教育以及司法预防等诸多沉重问题。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爱的淡漠与匮乏给孩子留下的心理创伤，甚至使孩子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举止走向情绪化与极端化；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完善、普及也有待提升，这使法治文明推进的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阵痛。在被“噩梦”笼罩时，作品中无论是为母复仇的孟玥，还是为子报仇的陈义红，皆被仇恨与愤怒捆绑，在法律面前选择了一己报私，害人害己终害恶果。这不能不引人深思，当情与法之间产生冲突，罪与罚之间发生分歧，我们该如何选择？作家刘遥乐注重推理逻辑严密、“完美”的同时，尤其

在平凡笔触中探寻生命的哲思

——评散文随笔集《凡人悟道》

史飞翔

上有如下几种感觉：

以小见大，从平凡生活中提炼人生智慧。《凡人悟道》的一个最大特色在于，作者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挖掘深刻的人生哲理。比如，作者在《学会比较》一文中，通过记录一位老婆婆的生活感悟，引出了关于比较的深刻思考。老婆婆在照顾患病老伴的过程中，通过与其他夫妻的对比，领悟到幸福的真谛，这一平凡而又真实的故事，让读者深刻感受到“会比就幸福，不会比就痛苦”的人生智慧。同时，作者还用引攀比鸟的例子，将动物的行为与人类的攀比心理进行类比，生动形象地揭示了盲目攀比的危害。这种从生活细节出发，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使文章既具有生活气息，又富有哲理深度，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强烈的共鸣。

逻辑严谨，层层递进的哲理阐释。在散文创作中，如何将抽象的哲理清晰地传达给读者，是一个重要问题。王力在这方面展现出了出色的能力，他善于运用严谨的逻辑结构，层层递进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以《给坚持一个理由》一文为例，文章开篇提出“给坚持找个理由”的核心观点，随后通过分析坚持与理由之间的关系，列举教师

教育学生、企业营造文化氛围等多个实例，深入论证了理由对坚持的重要性。最后，作者进一步指出，喜欢、爱好、信念等都是坚持的理由，为读者提供了具体的行动指南。这种逻辑严谨的写作方式，使文章的观点更加清晰，论证更加有力，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作者的思想。

旁征博引，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融合。在《凡人悟道》中，王力巧妙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相结合，使文章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具有时代气息。在《度，就是恰到好处》一文中，作者不仅引用了《红楼梦》《道德经》等经典著作中的语句，阐释了“度”的哲学内涵，还结合水的沸腾、秤的称量等生活实例，生动地说明了掌握适度原则的重要性，此外，作者还引用了卡耐基、培根等西方思想家的名言，进一步丰富了文章的内容，拓宽了读者的视野。这种古今中外思想的融合，不仅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素养，也为读者提供了多元的思考角度。

情感真挚，对生活的热爱与思考。王力在散文创作中，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思考，这种真挚的情感贯穿于每一篇文章之中。在《努力做个开悟的人》《对别人的话不一定要太在意》等文章中，作者

通过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悟，传达出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他告诉读者，要学会放下烦恼，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努力追求内心的宁静与自在。这种真挚的情感表达，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作者的真诚与温暖，从而引发对自己生活的反思。

王力的《凡人悟道》以其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思考、严谨的逻辑和真挚的情感，为当代散文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这部散文集不仅是作者个人思想的结晶，更是一份献给广大读者的精神礼物。它引导读者在平凡的生活探寻生命的意义，学会用智慧和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站在当代散文创作的前沿回望，《凡人悟道》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思想深度，更在于它完成了从“职场智慧”到“生命哲学”的惊险一跃。王力用铁路建设者的严谨、政工干部的睿智、文学爱好者的敏感，在凡尘俗世中构筑起精神的殿堂。当读者跟随他的文字穿越生死玄关、得失迷局，最终抵达的不仅是哲学的彼岸，更是每个现代人安身立命的诗意栖居地。这种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的写作姿态，或许正是当代散文突破自我、重构价值的重要路径。

通过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悟，传达出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他告诉读者，要学会放下烦恼，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努力追求内心的宁静与自在。这种真挚的情感表达，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作者的真诚与温暖，从而引发对自己生活的反思。

王力的《凡人悟道》以其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思考、严谨的逻辑和真挚的情感，为当代散文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这部散文集不仅是作者个人思想的结晶，更是一份献给广大读者的精神礼物。它引导读者在平凡的生活探寻生命的意义，学会用智慧和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站在当代散文创作的前沿回望，《凡人悟道》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思想深度，更在于它完成了从“职场智慧”到“生命哲学”的惊险一跃。王力用铁路建设者的严谨、政工干部的睿智、文学爱好者的敏感，在凡尘俗世中构筑起精神的殿堂。当读者跟随他的文字穿越生死玄关、得失迷局，最终抵达的不仅是哲学的彼岸，更是每个现代人安身立命的诗意栖居地。这种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的写作姿态，或许正是当代散文突破自我、重构价值的重要路径。



青年作家刘遥乐的长篇小说新作《噩梦出口》(台海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以一起刚刚发生的命案开篇，采用多重叙事视角将另一起尘封多年的案件带入读者视野。在探究真凶的过程中，作者将三个破碎的家庭与五段被改写的人生悲剧尽展笔下，在增强读者撞击感的同时，也启发着读者对未成年人犯罪这一困扰当下的沉痛问题，以及其背后社会、家庭、法律、人性等方面的根源进行深入的拷问与思索。

作品一开始就带给读者突出的紧张感，烂尾楼中出现的被害人指向的是五年前一起劫杀案的凶手吴昭，吴昭当年犯罪时由于未满十四周岁，未达到刑事

青年作家刘遥乐的长篇小说新作《噩梦出口》(台海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以一起刚刚发生的命案开篇，采用多重叙事视角将另一起尘封多年的案件带入读者视野。在探究真凶的过程中，作者将三个破碎的家庭与五段被改写的人生悲剧尽展笔下，在增强读者撞击感的同时，也启发着读者对未成年人犯罪这一困扰当下的沉痛问题，以及其背后社会、家庭、法律、人性等方面的根源进行深入的拷问与思索。

作品一开始就带给读者突出的紧张感，烂尾楼中出现的被害人指向的是五年前一起劫杀案的凶手吴昭，吴昭当年犯罪时由于未满十四周岁，未达到刑事

青年作家刘遥乐的长篇小说新作《噩梦出口》(台海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以一起刚刚发生的命案开篇，采用多重叙事视角将另一起尘封多年的案件带入读者视野。在探究真凶的过程中，作者将三个破碎的家庭与五段被改写的人生悲剧尽展笔下，在增强读者撞击感的同时，也启发着读者对未成年人犯罪这一困扰当下的沉痛问题，以及其背后社会、家庭、法律、人性等方面的根源进行深入的拷问与思索。

作品一开始就带给读者突出的紧张感，烂尾楼中出现的被害人指向的是五年前一起劫杀案的凶手吴昭，吴昭当年犯罪时由于未满十四周岁，未达到刑事

作品一开始就带给读者突出的紧张感，烂尾楼中出现的被害人指向的是五年前一起劫杀案的凶手吴昭，吴昭当年犯罪时由于未满十四周岁，未达到刑事

作品一开始就带给读者突出的紧张感，烂尾楼中出现的被害人指向的是五年前一起劫杀案的凶手吴昭，吴昭当年犯罪时由于未满十四周岁，未达到刑事

作品一开始就带给读者突出的紧张感，烂尾楼中出现的被害人指向的是五年前一起劫杀案的凶手吴昭，吴昭当年犯罪时由于未满十四周岁，未达到刑事

作品一开始就带给读者突出的紧张感，烂尾楼中出现的被害人指向的是五年前一起劫杀案的凶手吴昭，吴昭当年犯罪时由于未满十四周岁，未达到刑事